

庸

庵

文

續

編

庸庵文續編卷上

無錫薛福成叔耘

代李伯相籌議日本改約暫宜緩允疏

庚辰

奏爲日本議結球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遵

旨切實妥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結琉球一案又據右庶子陳寶琛奏球案不宜遽結舊約不宜輕改當經惇親王等酌議宜照總理衙門所奏辦理業經允准旋據左庶子張之洞奏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復經惇

親王等議以日本與俄深相邀結又與福建江浙最近今若更動已成之局未必甘心且恐各國從而搆煽卒至仍歸前說或併二島而棄之益爲所輕等語自爲揆時度勢聯絡邦交起見惟事關中外交涉不可不慎之又慎李鴻章係原議條約之人日本情事素所深悉著該督統籌全局將此事應否照總理衙門原奏辦理並此外有無善全之策切實指陳迅速具奏總理衙門摺片各一件單三件陳寶琛張之洞摺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審於馭遠虛衷采納不厭精詳曷勝欽服從前中

國與英法兩國立約皆先兵戎而後玉帛。被其迫脅。兼受矇蔽。所定條款。受虧過鉅。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後美德諸國。及荷蘭比利時諸小國。相繼來華立約。斯時中國於外務利弊。未甚講求。率以利益均霑一條。列入約內。一國所得。諸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羣起而助之。遂使協以謀我。有固結不解之勢。同治十年。日本遣使來求立約。曾國藩始建議。宜將均霑一條。刪去。及臣與該使臣伊達宗城往復商訂。並載明兩國商民。不准入內地販運貨物。限制稍嚴。嗣後該國屢欲翻悔。均經駁斥。自是秘魯巴西立約。亦稍異於前。誠

以內治與約章相爲表裏。苟動爲外人所牽制，則中國永無自強之日。近聞各國駐京公使每有事會商，日本獨不得與。其尙未聯爲一氣者，未始不因立約之稍異也。至內地通商，西人以置買絲茶爲大宗，貲本較富，稍顧體面。日本密邇東隅，文字語言略同，其人貧窘，貪利無恥。一聞此例，勢必紛至沓來，與吾民爭利，或更包攬商稅，爲作奸犯科之事。明代倭寇之興，即由失業商人勾結內地奸民，不可不防。其漸此議改舊約，尙宜酌度之情形也。琉球原部三十六島，北部九島，中部十一島，南部雖有十六島，而周迴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島。

早被日本占去僅存一島去年日本廢滅琉球經中國
屢次理論又有美前統領格蘭忒從中排解始有割島
分隸之說臣與總理衙門函商謂中國若分球地不便
收管只可還之球人卽代爲日本計算舍此別無結局
之法此時尙未知南島之枯瘠也本年二月閒日本人
竹添進一來津謁見稱其政府之意擬以北島中島歸
日本南島歸中國又添出改約一節臣以其將球事與
約章混作一案顯係有挾而求嚴辭斥之不稍假借曾
有筆談問答節略兩件鈔寄總理衙門在案旋聞日本
公使宍戸璣屢在總理衙門催結球案明知中俄之約

未定意在乘此機會圖占便宜臣愚以爲琉球初廢之時中國以體統攸關不能不亟與理論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爲相宜蓋此係彼曲我直之事彼斷不能以中國暫不詰問而轉來尋釁俟俄事既結再理球案則力專而勢自張近接總理衙門函述日本所議臣因傳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島物產較多南島貧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琉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釋還遂卽函商總理衙門謂此事可緩冀免後悔此議結球案尙宜酌度之情形

也臣接奉

寄諭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動而陳寶琛張之洞等又有陳奏正籌思善全之策適接出使大臣何如璋來書並鈔所寄總理衙門兩函力陳利益均霑及內地通商之弊語多切實復稱詢訪球王謂如宮古八重山小島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願閩國臣民亦斷斷不服南島地瘠產微向隸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舉以界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辦法亦窮等語臣思中國以存琉球宗社爲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島以封球而球人不願勢不能不派員管理旣蹈義始利終之嫌

不免爲日人分謗。且以有用之兵餉守此區脫不毛之
土。勞費正自無窮。而道里遼遠。音問隔絕。實覺孤危可
慮。若憚其勞費。而棄之不守。適墮日人狡謀。且恐西人
踞之。經營墾闢。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國之利。是卽
使不議改約。而僅分我以南島。猶恐進退兩難。致貽後
悔。今彼乃議改前約。倘能竟釋球王。畀以中南兩島。復
爲一國。其利害尙足相抵。或可勉強允許。如其不然。則
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並失我內地之利。臣竊有所
不取也。謹繹總理衙門及王大臣之意。原慮日本與俄
要結。不得不揆時度勢。聯結邦交。洵屬老成持重之見。

然日本助俄之說多出於香港日報及東人恫喝之語。議者不察，遂欲聯日以拒俄，或欲暫許以商務，皆於事理未甚切當。查陳寶琛摺內所指日本兵單餉絀，債項纍纍，黨人爭權，自顧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貪狡，中國卽結以甘言厚賂，一旦中俄有釁，彼必背盟而趨利，均在意計之中。何如璋節次來函，亦屢稱日本外彊中乾，內變將作，讓之不能助我，不讓亦不能難我，洵係確論。蓋日本近日之勢，僅能以長崎借俄屯駐兵船，購給煤米，彼蓋貪俄之利，畏俄之強，似非中國力所能禁也。豈惟日本一國，卽英德諸邦，及日斯巴尼亞、葡萄牙各

國皆將伺俄人有事調派兵船名爲保護商人實未嘗不思藉機漁利是俄事之能了與否實關全局俄事了則日本與各國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則日本與各國將萌其詭計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旣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則我雖失之於俄而尙可取償於倭夫俄與日本強弱之勢相去百倍若論理之曲直則日本之侮我爲尤甚矣而議者之謀若有相反者此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蘇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建之福州廈門均係各國通商口岸日本卽欲來擾旣無此兵力

餉力亦必不敢開罪於西人惟臺灣孤懸海外地險產
饑久爲外人所窺伺苟經理得宜亦足控蔽東南應請
廟謨加意區畫漸收成效中國自強之圖無論俄事能
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誠以洋務愈多而難辦外侮
迭至而不窮不可不因時振作臣前奏明南北洋須合
購鐵甲船四號其數斷難再減所有請撥淮商捐項一
百萬兩僅准戶部議撥四十萬不敷尙多應請

旨飭令全數撥濟各省關額撥海防經費前經奏明嚴
定處分章程仍未如額籌解尙再延玩尙擬請

旨嚴催水師電報各學堂亦已陸續興辦數年之後船

械齊集水師練成聲威既壯縱不必跨海遠征而未始無其具日本囂張之氣當爲之稍平卽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漸弭又總理衙門慮及日本於內地運貨蓄意已久轉瞬修約屆期彼必力請均霑之益或祇論修約不提球案恐並此南島而失之臣愚以爲南島得失無關利害修約須彼此互商斷無一國能獨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霑之益儻彼亦有大益於中國者以相抵未嘗不可允行若有施無報一意貪求此又當內外合力堅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籌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稅則兩條尙未訂定應俟後日酌議外其球案條約及加約

曾聲明由

御筆批准於三箇月限內互換竊謂限滿之時准不准之權仍在

朝廷此時似宜用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以分緩急俟三月限滿儻俄議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來催問換約或與商展限或再交廷議若俄事於三箇月內卽已議結擬請

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該使卽如微臣之執奏言路之諫諍與彼之不能釋放球王有乖中國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決裂卽欲決裂亦

尙無大患。

明詔既責臣以統籌全局，切實指陳，臣不敢因

朝廷議准在先，曲爲迴護，亦不敢務爲過高之論，致礙施行。若照以上辦法，總理衙門似尙無甚爲難之處。所

有日本議結琉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遵

旨妥籌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伯兄撫屏云：駿邁闔通，爽朗縝密，最爲奏疏中出色。

之作。此文與前編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均能斡旋時務，裨補大局，功用非淺。有志之士勿謂經濟與文章可歧爲二也。

代李伯相議請試辦鐵路疏

庚辰

奏爲鐵路爲富強要圖亟宜試辦籌款立法尤宜得人豫爲考究遵

旨妥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諭劉銘傳奏籌造鐵路一摺所請籌款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本年李鴻章請設之電線相爲表裏等語所奏係爲自強起見著李鴻章劉坤一按照摺內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塵念時艱力圖振作周諮博訪不厭精詳曷勝欽服伏思中國生民之初九州萬國自爲風氣雖數百里之內有隔閼不相通者聖人旣作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自是四千餘年以來東西南朔同軌同文可謂盛事迄於今日秦西諸國研精器數創造火輪舟車環地球九萬里無阻不通又於古聖所制舟車外別出新意以奪造化之工而便民用邇者中國仿造輪船亦頗漸收其益蓋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過也查火輪車之制權

與於英之煤礦道光初年始作鐵軌以約車輪其法漸推漸精用以運銷煤鐵獲利甚多遂得擴充工商諸務雄長歐洲既而法美俄德諸大國相繼經營凡占奪鄰疆墾闢荒地無不有鐵路以導其先迨戶口多而貿易盛又必增鐵路以善其後由是歐美兩洲六通四達爲路至數十萬里徵調則旦夕可達消息則呼吸相通五十年間各國所以日臻富強而莫與敵者以其有輪船以通海道復有鐵路以便陸行也卽如日本以區區小國在其境內營造鐵路自謂師西洋長技輒有藐視中國之心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恰克圖等處

又欲由海參歲開路以達琿春中國與俄接壤萬數千里向使早得鐵路數條則就現有兵力儘敷調遣如無鐵路則雖增兵增餉實屬防不勝防蓋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譬猶居中古以後而屏棄舟車其動輒後於人也必矣竊嘗歎鐵路之興大利約有九端江淮以北陸路爲多非若南方諸省河渠貫注而百貨流通故每歲所徵洋稅釐金二三千萬兩在南省約十之九在北方僅十之一儻鐵路漸興使之經緯相錯有無往以懋遷則北民必化惰爲勤可致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漸與南方相埒此便於國計者利一也從來

兵合則強。兵分則弱。中國邊防海防各萬餘里。若處處設備。非特無此餉力。亦且無此辦法。苟有鐵路以利師行。則雖滇黔甘隴之遠。不過十日可達。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爲遊擊之師。將來裁兵節餉。併成勁旅。一呼可集。聲勢聯絡。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此便於軍政者利二也。京師爲天下根本。獨居中國之北。與腹地相隔遼遠。控制綦難。緩急莫助。咸豐庚申之變。議者多請遷都。卒以事體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挾。卽欲撼我都城。若鐵路旣開。萬里之遙。如在戶庭。百萬之眾。剋期徵調。四方得拱衛之勢。國家有磐石之安。則有警時易於

救援矣。各省官商絡繹奔赴，遠方糧貨轉輸迅速，皆願出於其塗。藏於其市，則無事時易於富庶矣。不必再議遷都，而外人之覬覦永絕。自有萬年不拔之基。此便於京師者利三也。曩歲晉豫薦饑，山西米價騰踊，每石需銀至四十餘兩。設有鐵路可運，核以天津米價與火車運價，每石不過七兩左右。以此例之，各省遇有水旱偏災，移粟輦金，捷於影響，可以多保民命。此便於民生者利四也。自江浙漕糧改行海運，議者常欲規復河運，以防海道之不測。鐵路若成，譬如人之一身，血脈貫通，一旦海疆有事，百萬漕糧無虞梗阻。其餘如軍米、軍火，

京餉協餉莫不應手立至此便於轉運者利五也輪車之行較驛馬十倍之速從此文書加捷而頒發條教查察事件疾於置郵他如偵敵信捕盜賊皆朝發夕至並可稍裁正路驛站以其費擴充鐵路此便於郵政者利六也煤鐵諸礦去水遠者以火車運送斯成本輕而銷路暢銷路暢而礦務益興從此煤鐵大開修造鐵路之費可省而軍需利源更取不盡而用不竭此便於礦務者利七也凡遠水之區洋貨不易入而土貨不易出今輪船所不達之處可以火車達之出入之貨愈多則輪船運貨亦與火車相爲表裏此便於招商輪船者利八

也無論官民兵商往來行役千里而瞬息可到兼程而塗費轉輕無寇盜之虞無風波之險此便於行旅者利九也以上各端西洋諸國所以勃焉興起者罔不慎操此術而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劉銘傳見外患日迫兼憤彼族欺陵亟思振興全局先播風聲俾俄日兩國潛消窺伺之心誠如

聖諭係爲自強起見查中國要道南路宜修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二條宜由京師東通奉天西通甘肅誠得此四路以爲根本則傍路繁要之區雖相去或數百里而地段較短需費較

省則招商集股亦輿情所樂就從此由幹達枝縱橫交錯不患鐵路之不振興惟統計四路工費浩繁斷難並舉劉銘傳擬先造清江至京一路與臣本年擬設之電線相輔並行庶守護易而遞信彌捷洵兩得之道蓋先辦一路雖於中國形勢尙偏而不舉然西洋諸國五十年前亦與中國情形相等惟其刻意營繕爭先恐後故有今日之氣象劉銘傳之意蓋欲先創規模以爲發軔之端庶將來逐漸推廣不患無奮興之日也顧或謂鐵路若開恐轉便敵人來犯之塗且洋人久思在中國興造鐵路此端一起或致彼愈滋煩瀆不知各國之有鐵

路皆所以徵兵禦敵而未聞爲敵用何也鐵路在我內地其臨邊處皆有兵扼守彼豈能憑空而至萬一有非常之警則壞其一段而全路皆廢扣留火車而路亦無用數十年來各國無以此爲虞者客主順逆之勢然也至洋人擅在他國造路本爲公法條約所不准若慮其逞強爽約則我卽不自造鐵路彼獨不能逞強乎況洋人常以代中國興利爲詞今我先自興其利且將要路占造庶足關其口而奪之氣使之廢然而返矣或又謂鐵路一開則中國之車夫販豎將無以謀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計必滋事端不知英國初造鐵路時亦有慮其

奪民生計者未幾而傍路之要鎮以馬車營生者且倍於曩日蓋鐵路祇臨大道而州縣鄉鎮之稍僻者其送客運貨仍賴馬車民夫鐵路之市易既繁夫車亦因之增眾至若火車盛行則有駕駛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貨物伺候旅客之雜役月賦工糈皆足以仰事俯畜其稍饒於財者則可以增設旅店廣買股分坐權子母故有鐵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謀生者當不下數十萬人况煤鐵等礦由此大開貧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數計此皆擴民生計之明證也或又謂於民間田廬墳墓有礙必多阻撓不知官道寬廣鐵路

所經不過丈餘之地於田廬墳墓尚不相妨卽遇官道
稍窄之處亦必買地優給價值其墳墓當道者不難稍
糾折以避之劉銘傳剿捻數年於中原地勢民情固親
歷稔知者也惟是事端宏大經始之初宜審之又審俾
日後勿滋流弊始足資程式而行久遠臣嘗博采眾議
外洋造路有堅窩久暫之不同其價亦相去懸殊每里
需銀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清江浦至京最爲衝要
之衢造路須堅實耐久所需經費雖未能豫定爲數自
必不貲現值帑項支絀之時此宗巨費欲籌之官則挪
湊無從欲籌之商則散渙難集劉銘傳所擬暫借洋債

亦係不得已之辦法。從前中國曾借洋債數次。議者恐各省紛紛援例。致受洋人盤剝之累。經戶部奏明停止。顧借債以興大利。與借債以濟軍餉不同。蓋鐵路旣開。則本息有所取償。而

國家所獲之利。又在久遠也。惟是借債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恐洋人之把持。而鐵路不能自主也。宜與明立禁約。不得干預吾事。但使息銀有著。期限無誤。一切招工購料。與經理鐵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不如是。則勿借也。又恐洋人之詭謀。而鐵路爲所占據也。宜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設立鐵路公

司以後可由華商承辦而政令須官爲督理所借之債議定章程由該公司分年抽繳期於本利不至虧短萬一偶有虧短由官著追只准以鐵路爲質信不得將鐵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絕不如是則勿借也又恐因鐵路之債或妨中國財用也往時所借洋款皆指定關稅歸償近則各關撥款愈繁需用方急宜議明借款與各海關無涉但由

國家指定日後所收鐵路之利陸續分還可遲至二三十年繳清庶於各項財用無所牽掣不如是則勿借也凡此數端關係較鉅聞洋人於債項出納之間向最慎

重若盡照所擬辦法或恐未必肯借彼若肯借方可興辦與其速辦而滋弊端不如徐議而免後悔又聞各國鐵路無一非借債以成但恃素有名望之監工踏勘估工之清單與日後運載之利益足以取信於人中國南北鐵路行之日久必可多獲盈餘誠設立公司名目延一精練監工爲勘估由總理衙門暨臣等核明妥立憑單西洋富商或有願爲稱貸者至鐵路應試造若干里如何選料募匠如何費省工堅非悉心考究無由握其要領一切度地用人招商借債事務繁贅非有特派督辦之大員呼應斷不能靈查劉銘傳年力尙強

英氣邁往曾膺艱鉅近見各國環侮亟思轉弱爲強頗以此事自任惟造端不易收效較遲儻値外患方殷朝廷或畀以軍旅之寄自應稍從緩議現旣乞假養疴別無所事若蒙

聖主授以督辦鐵路公司之任先令將此中款要專精考校從容商榷卽俄日各國驟聞中國於多事之秋尙有餘力及此所以示之不測未始非先聲後實之妙用且以其暇招設公司商借洋債雖能否借到巨款尙無把握然以劉銘傳之勳望中外合力維持措注較易於他人其舊部駐防直蘇兩省不下萬餘人將來講求愈

精或另得造路省便之法或以勇丁幫同修築或招華商巨股可以設法騰挪當與隨時酌度妥辦蓋劉銘傳以原議之人始終經理卽待其效於十年以後尤屬責無旁貸儻更有要任相需仍可聞

命卽行獨當一面也再中國旣造鐵路必須自開煤鐵庶免厚費漏於外洋山西澤潞一帶煤鐵礦產甚富苦無殷商以巨本經理若鐵路旣有開辦之資可於此中騰出十分之一仿用機器洋法開采煤鐵卽以所得專供鐵路之用是礦務因鐵路而益旺鐵路因礦務而益修二者又相濟爲功矣所有籌辦鐵路力圖自強宜豫

爲考究設法試行各緣由恭摺由驛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臣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據劉銘傳奏請籌造鐵路當經諭令李鴻章等妥議茲據張家驤奏稱開造鐵路約有三弊未可輕議施行等語著李鴻章悉心妥籌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竊思凡建一事必兼權乎利害重輕而後無

疑畏拘牽之慮。凡議一事，必確得之閱厯攷校，而後無揣摩影響之談。臣於鐵路之利益大端，與籌款之難防弊之法，既詳陳之矣。至張家驥所稱清江浦爲水陸通衢，若造成鐵路，商旅輻湊，恐洋人從旁覬覦，借端要求等語，臣謂洋人之要挾與否，視我國勢之強弱，我苟能自強，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強，則雖民物蕭條，洋人亦必至隱圖狡逞，卽如越南國政不善經理，以致民生凋敝，日就貧弱，法人乘閒侵奪其六省，以洋法經營，日臻富庶，是其明鑒。蓋強與富相因，而民之貧富，又與商埠之旺廢相因。若慮遠人之覬

覲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機無論遠人未必就範即使竟絕覲覲揆之謀國庇民之道古今無此辦法也張家驤又謂開造鐵路恐於田廬墳墓橋梁有礙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查外洋鐵路有雙單行之別雙行者占地寬不過一丈二尺單行者占地七尺今南北官道寬至二三丈及四五丈不等鐵路所占不及官道之半旣須填築加高與官道判若兩塗自於官道中車馬行人無所妨礙其十字午貫之路則有建旱橋之法有於兩旁設立柵門瞭望火車將至則閉柵以止行人俟火車旣過然後啟柵之法至造路之費

地價亦其大宗。如有田廬侵礙官道者，當不惜重價以償。貧民輿情自可樂從。萬一有民間墳墓及田廬不願遷售者，自無難設法繞避。其他跨山越水，建造橋梁，外洋自有成法可循，未聞其不便於民也。張家驥又謂水陸轉運及往來之人，祇有此數。若以鐵路奪輪船之利，恐招商局數百萬款項，一旦無著。查近水之區，運貨利用心輪船，其行稍遲，而價較廉。遠水之地，運貨利用火車，其行更速，而價較鉅。二者固並行不悖。卽或鐵路初成之時，招商局生意略減，該局既將旗昌原價繳清，復分年拔還官帑，成本日輕。每歲得漕項津貼，縱令運載稍

分於鐵路亦尙可支持周轉數年之後商貨日多更可與鐵路收相濟之益且北方地非磽瘠而繁富之象遠遜南方蓋由運路艱阻而其民於所以殖貨之原亦遂不肯勤求若一旦覩運銷之便則自耕織以外必更於藝植之利工作之利一一講求可無曠土游民之患卽如江浙閩鄂等省自通商以後絲茶之出其地者倍於曩日則謂水陸轉運祇有此數者似又未盡然也以上張家驥所陳三弊臣逐細研求尙覺不甚確鑿大抵近來交涉各務實係中國創見之端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

爲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爲喜事至稍涉
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
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

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
若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卽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語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臣於鐵路
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

朝廷決計創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
然臣不敢謂其事之必成者以集款之非易而籌借洋
債亦難就緒也果使巨款可集而防弊之法又悉能如

臣所擬則此等大事固當力排浮議破除積習而爲之若洋債未能多借商股未能縣集則雖欲舉辦一時亦尙無其力臣因張家驥所慮而遵

旨妥籌略抒管見如此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庚辰冬劉省三爵帥上疏請開鐵路合肥傅相覆疏既韙其說於是都中議論洶洶若大敵之將至者斯時主持清議者如南皮張庶子之洞豐潤張侍講佩綸雖心知其有益亦未敢昌言於眾遂作罷諭迄今距庚辰十年矣南皮張公亦總督兩廣五六年矣復

一有請由漢口開鐵路至蘆溝橋之奏既蒙
卽中外議者亦以爲是者七八以爲非者不過二三
可知事到不能不辦之時風氣年開一年雖從前主
持清議之張公亦竟明白張膽而言之矣再一二十
年後烏知譏鐵路畏鐵路者之不轉而爲譽爲盼也
此疏於鐵路要端似已囊括無遺與前編創開中國
鐵路議亦有互相發明之處故兩刊之以訊來者已

丑秋自識

代李伯相張尙書籌議懾服鄰邦先圖自強疏

壬午

奏爲懾服鄰邦先圖自強酌籌緩急機宜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修奏朝鮮亂黨已平球案未結宜乘此聲威特派知兵大臣駐紮煙臺相機調度厚集南北洋戰艦分撥出洋梭巡爲扼吭拊背之謀其駐朝鮮水陸各軍暫緩撤回以爲掎角責日本以擅滅琉球肆行要挾之罪日人必有所憚球案易於轉圜等語所奏不爲無見著李鴻章張樹聲酌度情形妥籌具奏等因欽

此仰見

聖主恢擴遠謨周諮博訪至意曷勝欽佩竊惟跨海遠征之具莫切於水師而整練水師之要莫先於戰艦中國聞遞各廠自造之輪船與在洋廠訂購之輪船除商輪僅供轉運外如北洋之鎮東等六船南洋之龍驤等四船福建之福勝建勝廣東之海鏡清海東雄俱係蚊船式樣專備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此外北洋之船凡七分駐旅順天津者曰揚威曰超勇曰威遠曰操江曰鎮海駐煙臺者曰泰安駐牛莊者曰潤雲南洋之船凡十五駐江甯者曰靖遠曰澄慶曰登瀛洲駐吳淞者

曰測海曰威靖曰馭遠駐浙江者曰元凱曰超武分駐福建之臺灣廈門各口者曰伏波曰振威曰藝新曰福星曰揚武近因越南多事由船政派赴廉瓊洋面巡防者曰濟安曰飛雲合計兵輪二十二號其中有馬力僅一百匹內外未可充戰船者如泰安操江湄雲等船祇可轉運糧械馭遠則已朽敝須加修理惟北洋之超勇揚威兩快船南洋之超武揚武澄慶等船較爲得力此中國戰艦之大略也自本年六月朝鮮亂黨滋事日本興兵報怨臣樹聲遵

旨迅派揚威超勇威遠三船東渡復調澄慶威靖登瀛

廣雅文獻卷之二
洲與泰安等船陸續前往今朝鮮雖事局稍定一時尙難撤回鄧承修之意欲請

特派知兵大臣進駐煙臺相機調度厚集戰艦更番出巡自爲整軍經武警服強鄰起見然旣思厚集其力則必有得力戰艦十餘號乃足壯聲勢而敷調撥近日南洋僅有測海馭遠靖遠三船臣鴻章前過江甯晤左宗棠面稱長江要口乏船分布礙難再調自係實情北洋天津等處僅有操江鎮海兩艘往來探送文報煙臺則無駐守之船均甚空虛今中國所有戰艦惟閩浙兩省七號之中或尙可抽調一二然彼所駐皆屬要地實虞

顧此失彼且所謂知兵大臣者無夙練之水師無經事之將領以爲之用船少力孤情見勢紺不能服遠轉恐損威萬一日本窺我虛實悉簡精銳轉向他口蹈閒抵瑕爲先發制人之舉尤宜豫籌所以應之此臣等所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也查日本兵船在二十艘以外而堅利可用者約十餘艘其中扶桑一艦號稱鐵甲比叡金剛兩艦號半鐵甲東艦一船號次等鐵甲雖非上品究勝木質以彼所有與中國絜長較短不甚相讓況華船分隸數省畛域各判號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統歸海軍卿節制可以呼應一氣萬一中東有事勝負之數

尙難逆料。是欲制服日本則於南北洋兵船整齊訓練之法。聯合布置之方。尤必宜豫爲之計也。自古兩國相持。或乘藉勝勢。專以虛聲相恫喝。或隱修實政。轉恐密議之彰聞。務虛者聲揚而實不副。終有自絀之時。務實者實至而聲自遠。必有可期之效。從前日本初行西法。一得自矜。輒敢藐視中國。臺灣一役。劫索恤款。後更廢滅琉球。中國方以船械未齊。水師未練。姑稍含忍以待其敝。然比年以來。臣鴻章與內外諸臣熟商禦侮之要。力整武備。雖限於財力。格於浮議。而購船製械。選將練兵。隨時設法。猶具規模。復創設電線。以通聲息。茲值朝

鮮有釁臣樹聲欽承

廟謨調派水陸雄師飆馳電邁旣藉電報之力事事得占先著遂能綏靖藩服日本見中國赴機迅捷不似曩時之持重亦稍戢其狡逞之謀與朝鮮議約尋盟言歸於好雖所索償款略多然日人初意實尚不止此其所以知難而退者未嘗不隱有所憚至彼國議論洶洶羣疑滿腹恐中國乘機責問球案聞初議募債洋銀二千萬圓添購船艦今雖尙未舉行敵情豈云無備中國地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圖之持久以困之原不患不操勝算然苟於此時揚兵域外彼或鋌而走險以全力結納

西人多借洋債廣購船礮與我爭一旦之命猶非策之上者固不如修其實而隱其聲之爲愈也臣等再四籌商德廠所造之定遠鐵甲船今冬可以來華第二號鐵甲船亦儘明年可到容俟二艦到後選將募兵精心教練而新式快船所以輔護鐵艦者尤不可少或在洋廠訂購或在閩廠仿造必須酌籌鉅款陸續添備如有餘力更宜添製鐵甲船此則全賴

聖明主持於上樞臣部臣疆臣合謀於下庶水師乃有成局海外乃可用兵軍實益蒐威聲自播倘能不戰屈人使彼帖然就範固爲最善若猶囂張不靖則聲罪致

討諸路並進較有實際前歲失戶璣回國顯肆要求中國聽其自去彼終未敢決裂今又遣樞本武揚前來駐京或可相機議辦其球案未結以前進止遲速權自我操似毋庸汲汲也臣鴻章此次奉

命出山持喪僅逾百日隱疚實多儻以進圖東瀛爲名移駐煙臺果能於事有濟亟願効此馳驅惟煙臺本是北洋轄境距津沽海程僅一日餘若論控馭海防調度兵艦則駐津駐煙固無二致卽欲震懾日本而彼亦深知我之虛實煙臺無礮臺無陸軍又無兵船先無自立之根本轉恐無以制人臣鴻章積年措注所有支應局

水師學堂及廠塢局所淮軍大隊全在天津若擊以俱行則煩費既多挪動不易若獨自前往將何所憑藉以張聲威何從分撥以資調度况自津至滬以達閩粵電報迅捷軍情頃刻可通煙臺則水陸電線俱無南北各省卽有可商調之事旬日不得回信呼應尤覺不靈臣等愚見欲圖自強之實事當以添備戰艦爲要不以移駐煙臺爲亟中國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結矣至吳長慶所部陸軍遵

旨暫留朝鮮彈壓亂黨免致再有蠢動丁汝昌帶往各兵船仍留朝鮮南陽海口與相依護聞日本陸軍分布

王京內外兵船五號留駐仁川港者亦均未撤退在日人方謂朝鮮後患之須防而我軍亦爲朝鮮善後之久計互相牽制卽以潛銷敵謀容臣等隨時相度情形奏明辦理所有懾服鄰邦先圖自強遵

旨酌籌緩急機宜謹合辭恭摺由驛具陳是否有當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黎蘊齋云中國欲圖自強當以添備戰艦爲要不以

周易文經卷一
移駐煙臺爲亟三語扼定主腦實無容復贅一辭篇中指陳大勢如聚米畫沙不稍含混鄧君見之當亦心折

代李伯相籌議先練水師再圖東征疏

壬午

奏爲自強要圖宜先練水師再圖東征遵

旨妥籌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張佩綸奏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
服一摺據稱日本貧寡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
禍起蕭牆殃及賓館彼狃於琉球故智劫盟索費貪慄
無厭今日之事宜因二國爲名令南北洋大臣簡練水
師廣造戰船臺灣山東兩處宜治兵蓄艦與南北洋掎
角沿海各督撫迅練水陸各軍以備進規日本等語所

奏頗爲切要著李鴻章先行通盤籌畫迅速覆奏等因
欽此仰見

聖主研求至計不厭精詳曷勝欽佩臣昨於覆奏鄧承
修請派知兵大臣駐紮煙臺摺內曾聲明跨海遠征之
舉以整練水師添備戰艦爲要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
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結等語今張佩綸請密定東征之
策亦謂不必遽伐日本南北洋當簡練水師廣造戰船
以厚其勢臺灣山東治兵蓄艦以備掎角與臣愚計大
致不謀而合惟中國力籌整頓旣欲待時而動則朝鮮
與日本所立之約究因毀使館殺日人而起目前可勿

駁正緣朝日昔年立約中國並未與議彼雖未明認朝鮮爲我屬國而天下萬國固皆知我屬矣似不如專論球案以爲歸曲之地轉覺理直而勢順也至日本國債之繁帑藏之匱薩長二黨之爭權水陸軍勢之不盛原係實情但彼自變法以來壹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餘緒以爲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攷究民政復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駐奧斯馬加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東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爲自保財利起見或

且隱助而護持之然天下事但論理勢今論理則我直
彼曲論勢則我大彼小中國若果精修武備力圖自強
彼西洋各國方有所憚而不敢發而況在日本所慮者
彼若豫知我有東征之計君臣上下戮力齊心聯絡西
人講求軍政廣借洋債多購船礮與我爭一旦之命究
非上策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
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實而隱其聲之說也自昔多
事之秋凡膺大任籌大計者祇能殫其心力盡人事所
當爲而成敗利鈍尙難逆睹以諸葛亮之才略而兵頓
於關中以韓琦范仲淹之經綸而勢絀於西夏迨我

高宗武功赫濯震懾八荒然忠勤如傅恆岳鍾琪而不能必滅金川智勇如阿桂阿里袞而不能驟服緬甸彼當天下全盛之時

聖明主持於上萃各省之物力挾千萬之鉅餉薦一人無不用陳一事無不行猶且遷延歲月相機了局者時與地有所限也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

諭旨殷殷以通盤籌畫責臣竊謂此事規模較鉅必合

樞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謀經營數年方有成效從前勦辦粵捻各匪有封疆之責者以一省之力勦一省之賊朝廷責成既專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舉以畀之故能事半功倍今則時勢漸平文法漸密議論漸繁用人必循資格需餉必請籌撥事事須樞臣部臣隱爲維持况風氣初開必聚天下之賢才則不可無鼓舞之具局勢過渙必聯各省之心志則不可無畫一之規儻蒙聖明毅然裁決則中外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議也張佩綸謂中國措置洋務患在謀不定而任不專洵係確論治軍造船之說既已詢謀僉同惟

是購器專視乎財力。練兵莫急乎餉源。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設令各省關指解無缺。七八年來。水師早已練成。鐵艦尙可多購。無如指撥之時。非盡有著之款。各省釐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閩粵等省復將釐金截留。雖經臣迭次

奏請嚴催。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歲款不敷。豈能購備大宗船械。今欲將此事切實籌辦。可否請

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并閩省截留臺防經費。由南洋劃抵外。再撥的實

之歲款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至臺灣爲日本要衝山東爲遼海門戶兩省疆吏誠不可無熟悉兵事者妥爲圖畫與相掎角此又在

朝廷之發縱指示矣臣前

奏懲服鄰邦緩急機宜一疏業已詳陳梗概所有自強要圖宜先練水師再圖東征緣由遵

旨迅速妥籌恭摺由驛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章琴生云。看似與張侍讀之論無甚異同。疏中亦聲明。大致不謀而合。實則隱駁侍讀東征之策。卻又絕不費手。觀其識議明豁。辭旨雋永。是漢唐以來奏疏中有數文字。中間自昔多事之秋一段。與侍讀原疏針鋒相對。所謂持矛刺盾也。讀者不觀侍讀之疏。不知此文用筆之妙。

代李伯相復陳遵

旨籌畫密抒愚悃疏

甲申

奏爲遵

旨復陳密抒愚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中國自與法國通商以來講信修睦歷有年所惟期永固邦交嗣法國與越南構兵當以越南我朝舊服不得不爲保護且越境土匪滋擾尤恐竄入中國邊疆是以派兵駐紮北圻地方以資防堵仍一面照會法國使臣以免彼此猜疑乃越南昧於趨向致使該國教民抗我顏行此皆越南大臣不識事機所致朝廷與法國

並不願傷睦誼也。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報。興化已被法兵據守。粵稅司德璀琳密稱若早講解可請法國止兵等語。自係爲保全和局起見。著李鴻章通盤籌畫。酌定辦理之法。卽行具奏。李鴻章迭經被人參奏。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搆畔。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之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總期中法邦交從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旣不別貽後患。仍不稍失國體。是爲至要。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卽前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亦不能當此重咎也等因
欽此仰見

聖慮精詳洞燭時勢訓勉周至曲示矜全曷勝惶悚竊
維中外大局關繫綦重若不綜其始終本末則事理不
能顯著而籌畫恐有難周臣敢披瀝肝膽謹爲

聖主密陳之蓋法人之經營越南實在二十年前始取
西貢六省爲其屬埠繼復攻奪河內海防等處旋踞旋
退逼脇越南與立和約認爲保護斯時中國尚有內寇
未暇詰問法人以中國向不務遠略誤謂鐵案已定遂
謀漸占越南矣光緒六七年間法人籌兵籌餉端倪大

露中國始悉其隱謀咸陳保護越南之策所以維體統而綏邊圉其爲謀固甚忠也無如法人蓄銳積慮已非一日遂成騎虎之勢攻城奪地不留餘步中國爭之以口舌而不應爭之以函牘而不應不得已而派兵分駐越境其事雖自

朝廷主之臣之愚見亦謂借防邊爲名隱掣法軍之勢不難乘機講解使彼此可以收場適法國前使寶海有分界保護之議臣知相持既久必致決裂因與訂約三條以期稍有結束乃外而疆臣內而言路皆大不以臣言爲然均謂越地必不可分通商必不可允而法之政

府亦不肯遵約竟撤寶海回國於是越南之患愈變而愈棘矣自昔艱難之世議諭愈多則是非愈淆而任事者亦愈無把握迄於今日西洋各國紛至沓來尤爲千古未有之奇局其中得失利病非閱歷有素者驟難得其要領卽如滇境通商他日辦成決無大損可於各海口通商之事見之法人旣得越南必不進逼滇粵但使妥訂約章定能永久相安可於中俄接壤之事見之至於藩邦見削外侮交乘中國宜奮兵自強式遏敵餒乃爲正理惟用兵必先訓練西洋各邦皆以數千年之戰國研究兵理精益求精中國風氣初開未必各省多得

勁旅用兵必先裕餉西洋賦稅煩重往往什取三四一遇戰事富商集餉動逾千萬中國財力已殫未必商民盡輸鉅餉而船艦之精火器之利遠遜西人尤其餘事旣審勢而量力不能不持重而待時去歲廣西撫臣徐延旭慷慨談兵嘗稱欲盡殲法衆克復西貢乃未幾而一蹶不振臣未嘗不壯其志而憫其不知彼已不達時宜也臣於去夏奉

旨赴粵視師當時起自田里驟無可攜之軍暫駐上海籌調兵餉適法使德理固來議越事未及就緒遵

旨北行秋閒德里固復來天津會議兩次彼時德里固

氣燄較盛。要挾較多。不能遽就範圍。蓋法人之欲得越南。始終不少鬆動。儻竟允其將駐越全軍。先自退出。非惟衆口必譁。亦恐

朝廷難允。且我軍無端自退。與力屈而退。同一棄越。固不如暫與磋磨。徐待其變。故臣於山西不守之後。尙主堅守北甯之議。此臣前後辦理越事。未敢遷延觀望。亦非敢畏葸因循也。

諭旨責臣以竭誠籌辦。今日時勢如此。恐斷不能如前歲與寶海所訂三條之妥。然誠能速與議結。猶可比之遇險而自退。見風而收帆。凡事慮敵之要挾。不如行之。

於敵未要挾之前。謂其意之自我出也。凡事畏敵之決裂。不如先示以我無決裂之心。俾其計之無所施也。詳譯稅務司德璀璨與法總兵福祿諾之意。如臣殫精竭慮。措置得手。則不貽後患。不失。

國體兩層。或尙可以辦到。中國誠能先結此案。以其閒暇。選將練兵。通商裕餉。造船築器。中外同心。切實經理。何嘗不可爭雄於各國。惟是事平之後。有志之士。當共臥薪嘗膽。講求實事。不宜復尙空談。互相牽掣。乃有蒸蒸日上之機。至目下法越之事。總當竭臣絲力。仰副聖懷。然臣不能不鰥鷄過慮者。約有兩端。大抵國勢隨

兵勢爲轉移。法旣連占越地。日肆鴉張。卽與講解。豈能盡如人意。將來越地分界。必有以分地太少爲言者。演境通商。必有以通商宜拒爲言者。其他條目不少。指摘必多。臣旣膺重寄。固當順受其責。而不敢有辭。力當其衝。而不敢退避。但恐意見益歧。則謀議難定。枝節橫生。此一端也。法爲歐洲強國。而議院各黨持論。每有異同。今揆其本計。雖非必欲失和於中國。難保無傾邪喜事之徒。別創新議。或要我以必不能行之事。則於羈縻之中。尤當相機應付。恐難剋期成議。此又一端也。夫天下事。本難逆料。然如辦一國之事。則謀定政舉。可以操券。

而成。惟議定和約，必俟兩國俱允，方能定局。其遇事機
緊迫之際，往往一言齟齬，則玉帛變爲干戈，一人阻撓，
則風波起於呼吸。苟非眾志悉協，時會已到，決難強爲
撮合。臣前所以屢與法使會議而無成功者，職是故也。
爲今之計，挽救不宜再遲。苟有轉圜之計，臣必因勢利
導，趕爲設法。萬一彼所要求，有必不可從之事，臣當儘
力駁拒，不稍遷就。仍復加意籠絡，徐圖機會，尤願

宸衷默爲審定。何者可行，何者難允，先具大略規模，庶

幾

國是衷於一定，不致爲空論所搖，而臣亦有所遵循矣。

抑臣更有請者。天下大事獨任則每致人言合辦則易臻周密可否俟法事稍有端緒請

旨簡派才望卓著之大臣馳赴天津綜理斯事臣雖駑鈍必當殫竭智慮和衷商榷務使妥洽而後已如蒙聖明俞允俾臣屆時遵辦大局幸甚微臣幸甚所有遵旨覆奏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伯兄撫屏云侃侃而陳毫無躲閃研究時務於事之

利病得失不啻燭照數計雖好議者不能易一說以
難之後段指明空論之足撓國是此事所以愈難辦
也而天下則隱受其患矣北宋以來皆坐此病
蕭敬甫云作者幕府所擬奏疏均係經世大文驅邁
雄闊上擬漢唐實爲一時獨步正編僅刻三篇續編
僅刻五篇余終以未窺全豹爲憾聞當選刻別集煌
煌大觀企予望之

書編修吳觀禮論時事疏後丁亥

光緒初年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抗疏論時政其言得失參半獨疏中置吏侵官藩司曠職二語議者尤噴噴稱誦大旨謂各行省有布政使司理財用人皆其專責總督巡撫乃

朝廷所遣督察之官不過考其成而已今通省政事必由督撫主持是爲侵官藩司讓權督撫以卸責是爲曠職烏虜斯言也在不知治體者皆爲所眩抑未就數百年官制沿革一攷之也自宋廢藩鎮金元始就各路設行中書省皆以重臣位望稍亞於宰相者領之明太祖

廢中書省而行省之名亦罷改爲布政使司又因政務繁重設左右布政使分治之而聽考核於吏戶諸部當時布政使之職特重往往入爲尙書侍郎及副都御史而尙書亦常有出爲布政使者又特設按察使司專理刑名而藩臬兩司又各有副使參議襄理其事今之道員是也洎明中葉以布政使不能統攝各司道乃遣部院大臣爲巡撫臨其上而權始壹後又增設總督

本朝因明舊制各省政事之權未嘗不操於督撫故體肅而任專晚近吏治稍弛大吏以遷調頻仍莅事日淺不能獲指臂相使之效時艱益棘牽制愈多號令不行

浸至覆敗相隨屬。自曾文正胡文忠諸公乘時踔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漸爲風氣。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撫令是聽。於是政權復歸於壹，而事乃無不濟。治道蒸蒸日上矣。試以今日吏治兵政與三十年前絜長校短，其相去爲何如？吳君獨未之知邪？大抵吳君於古今官制，但拘其名，不明其意。夫今之督撫猶元之行中書省，明初之布政使司也。自督撫設而布政使之職輕，其權殺矣。其一省刑名漕糧運鹽關稅，既各有官分任而不爲所屬，其所司亦祇以丁賦與用人二事爲大節，以用人論。若盡歸藩司去取，而督撫不聞問，勢必上下

隔閡指撫不靈若藩司謂賢而用之督撫復謂否而黜之則政令紛歧下無適從不若由藩司請命督撫爲畫一且閩省司道與藩司體制相並儻謂督撫不當問藩司之政則亦不當問各司道之政而藩司更不能問各司道之政藩司曰吾之所司不必關白督撫各司道亦曰吾之所司不必關白督撫一省之政乖迕紛錯竟無統緒其如

朝廷遣大臣臨制之意何果若所言則必督撫養尊處事政柄旁移然後謂之不侵官勢將曠職而後已藩司任意專斷與上齟齬然後謂之不曠職勢將侵官而後

已藩司曠職尙有督撫督率其上至督撫曠職而政事全弛矣。畧吏侵官不過藩司承順於下至藩司侵官而體制益舛矣。豈非馴至大亂之道歟。若吳君謂督撫二官可省其一吾必以爲知言。今乃欲責畧吏以不事事抑不知其意何居也。小儒昧時務滯見聞立言之蔽往往如此。獨怪一時議者從風而靡余恐其誤人學識也。不可以不辨。

蕭敬甫云洞悉古今設官用人之意辯論深切著明耐人尋玩吳君見之應自悔其失言矣。